

西方经典犯罪心理小说

JAMES ELLROY

[美] 詹姆斯·艾尔罗瓦 著

周春发 吴风华/译



黑色大丽菊

BLACK DAHLIA

群众出版社

《黑色大丽菊》长期位居《出版商周刊》畅销书榜首，
被《纽约时报》评为年度最优秀的图书，被
《时代周刊》评为年度最佳图书。

西方经典犯罪心理小说



黑色大丽菊

[美] 詹姆斯·艾尔罗瓦



群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黑色大丽菊/(美) 艾尔罗瓦著; 周春发, 吴风华译. -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1.1

(西方经典犯罪小说)

ISBN 7-5014-2350-4

I. 黑… II. ①艾…②周…③吴…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73915 号

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1999-2041

黑色大丽菊

著 者: (美) 詹姆斯·艾尔罗瓦

译 者: 周春发 吴风华

责任编辑: 晓 潇

装帧设计: 魏逸扬 潘岱予

责任印制: 连 生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电话: 67633344 转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 编: 100078

印 刷: 北京公大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插页 2

字 数: 262 千字

印 张: 11.875

版 次: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14-2350-4/I·956

印 数: 1-5000 册

定 价: 18.00 元

群众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内 容 简 介

“我(布基)”与李作为优秀拳击手,一同来到洛杉矶警局工作。很快我们调到中心分局缉捕队。在这里,我们成了搭档。“我”发现李在吸毒,并同他缉捕归狱的歹徒女友同居。不久,我们三人生活在一起。

“黑色大丽菊”这一洛杉矶历史上最惨酷的尸体雕琢案件初则使我们紧密结合在一起,继则攫住了“我”与李的心。“我”和李对“黑色大丽菊”都莫名其妙地着迷,刚好我们也同时被召参与该案的侦缉工作。李因反应过分、行为失控而受到处分,然后出走,然后被杀。“我”则与涉嫌“黑色大丽菊”一案、并将自己装扮成“黑色大丽菊”的富豪之女往来频繁,并答应她不要对外公开她与“大丽菊”的同性恋交往。

让洛杉矶警局倾尽心力的侦破工作未有任何进展,特案组解散了。“我”却始终未能忘却“黑色大丽菊”,跌跌撞撞中,“我”终于发现所有的线索都集结在富豪女身上。最后,“我”冒了去职的危险重拾这条线索。因此发现了李的三大重罪,沃格尔父子(警察)的系列违法勾当及“黑色大丽菊”的最后元凶——变态疯狂的富豪家族,“我”离开洛杉矶,重回情人怀抱。

“我”和李作为警察,也有欲望,所以我们也有犯罪动机,稍微失衡或失控,我们就会涉嫌犯罪,这就是警察,这才是真实的生活、真实的人物。在詹姆斯·艾尔罗瓦的小说里,警察作为他透视社会及人性的描述中心,他着

FR 001

力使他们真实并且鲜活起来，这样的警察并不那么循规蹈矩，他们保有个性，并不刻意扼制情感，但他们崇尚正直和道义，他们尊重和佑护每个个体的生存权利，这是艾尔罗瓦钟爱的警察，也是艾尔罗瓦及其作品被人们钟爱的原因。

艾尔罗瓦的另一个描述中心是罪犯，这里的罪犯只有面具的作用，其犯罪心态才是作者要挥洒的对象，人性的另一种状态其孕育，其潜伏，其爆发，在艾尔罗瓦笔下冰山般凸现。这人性邪恶的一面在警察那里偶露峥嵘或被抑制，在罪犯那里，却极尽张扬。这抑制与张扬之间的界限是艾尔罗瓦犯罪小说里的重要课题，也是艾尔罗瓦小说的重要价值。

艾尔罗瓦并不疏略情节，他铺设的情节因其绝妙之悬念屡被好莱坞看中，因此，他的小说，及据此改编的电影多次创销行纪录。

目 录

- △ 引子 / 1
- △ 第一章 火与冰 / 11
- △ 第二章 诺顿街 39 号 / 72
- △ 第三章 凯与玛德琳 / 273
- △ 第四章 伊丽莎白 / 296

引 子

我敢说我不认识她。对于我，她是通过别人而存在的。她的死迫逼着他们，她由此而进入了我的生命。回头看去，实事求是地说，我只能认为她是一个悲哀的小女孩，一个妓女，至少她可能曾经是——而我也可以说是一个嫖客。我真希望她的生命能在无声无息中结束，只剩下警察局杀人案件报告上的几行字，验尸官办公室的几卷档案，引领她通向墓地的一份文件。我的愿望的惟一错误就在于：她不要这种结局。残酷的事实是，她的不散冤魂迫逼着所有她曾认识的人。我欠她很多，而且我是惟一知道这整个故事的人，于是我写下了这份回忆。

在大丽菊之前出现的是我的搭档，那时正在进行军事管制，举行军事演习。这提醒我们，警察也是战士，尽管我们远不如那些正与德国人和日本人厮杀的士兵受欢迎。每天上完班后，巡逻队员还得参加空袭演习、灯火管制演习和救火演习。我们立正站在洛杉矶街上，盼着德国飞机来炸我们，好让我们不致像傻瓜一样。1942年8月从学院毕业后不久我就进入了警察局。日勤点名按字母顺序进行，在那里我见到了李。

见面之前我已经耳闻了李的名声。我和他的记录如下：

李。重量级拳手,43胜4负2平,曾经是好莱坞军团体育场的招牌;而我——布基,次重量级拳击手,36战全胜,曾经在《拳坛》杂志排名第十,可能是因为纳特·弗莱歇尔觉得我用雄鹿般突出的大牙齿嘲弄对手的样子特有趣,送了我这么一个绰号。不过数字没有说明全部情况。李出手很重。接六拳方还对手一拳,是一个正宗的杀手。我擅长闪避,寻机进行反击,以勾拳击打对手的肝部。我非常警觉,生怕头部挨打太多,毁了我的尊容,变得比我的牙齿还要糟糕。在风格上,李和我就像油和水一样不同,每次点名时,我们俩的肩膀挨在一起,我总是想:谁会赢呢?

差不多一年时间,我们相互估量着对方。我们从来不谈拳击和警察工作,我们的谈话只限于对天气的几句哈哈。在身体方面,我们这两个大男人形成了最强烈的对比:李金发红脸,高7英尺,胸脯和双肩宽大发达,长着两条发育受阻的罗圈腿,腹部已经开始凸出来,硬梆梆的。我呢,脸色苍白,一头黑发,瘦长条,6英尺3英寸高。谁会赢?

我终于不再去想谁会是胜者了。但是别的警察接过了这个话题。在中心分局的第一年里,我听到了几十种不同的意见:李很快就以击倒对方获胜;布基以点数获胜;李受伤放弃比赛——每一种可能的结果都谈到了,只是没有人说布基以击倒对方获胜。



当他们没有看到我时,我听见他们在背后嘀咕,谈我和李在拳击场以外的传闻:李到洛杉矶警察局来,肯定很快就会得到提升,他在1939年打击了高级军官及其政治伙伴参加的秘密吸毒所,破获了林荫道一市民银行抢劫案,并且爱上了一个劫匪的女友。他肯定很快就会转到侦探局去,要不是那时那漂亮娘们跟他住到了一起——这可违反了警察局关于同居的

规章——那娘们恳求他放弃拳击。关于李的谣言只不过像轻轻的刺拳打在我身上,我不知道这些谣言到底有多真实。关于我自己的传闻却像扎扎实实落在身上的重拳,因为它们是一百分之一的内幕真相:德怀特·布基参加警察局是为了摆脱其他麻烦事,他老爸是德美同盟会分子,曝了光以后,学院威胁要开除布基,为了得到洛杉矶警察局的职位,布基向外侨办告发了和他一块长大的日本伙伴。布基没有被叫去打击吸毒者,因为他不是一个能击倒对手的攻击手。

李与布基:一个英雄,另一个告密者。

我还记得山姆·穆拉卡米和希多·阿什达被铐上手铐,一起押往曼扎勒。开始的时候,我和李之间是如此的泾渭分明。后来我们一起并肩执行任务,发现我起先关于李和我自己的看法都是错的。

那是1943年6月初。一个星期以前,水手们和穿佐特服的墨西哥人在威尼斯的里克码头发生了争吵。据说一个水兵瞎了一只眼睛。一场混战在陆上爆发:查维斯拉万海军基地来的水兵对阿尔卑和帕罗维德的墨西哥流氓。报纸上报道说,身穿佐特服的流氓携带着纳粹标志和折刀,几百名身穿制服的士兵、水手和海员上岸来到洛杉矶市中心,以木棍和棒球拍为武器,相等数量的墨西哥流氓听说也在博伊尔高地的啤酒街102号的啤酒厂附近聚集,带着相似的武器。所有中心分局的巡逻队员都被召集来执行任务,每人发一个一次大战用的钢盔和一根特长的警棍,这种警棍叫做“黑鬼敲击者”。

黄昏时,我们乘坐从军队借来的运兵车来到战场,并且接到一道命令:恢复秩序。我们执行公务用的左轮手枪在局里已被收了上去,上司不想让我们的点38手枪落到那些穿着花哨的褶子、呢绒袖口的衣服,戴着有褶的无檐帽,留着阿根廷

式鸭尾发的墨西哥暴徒手中。当我在埃弗格林和瓦巴什街交界处从运兵车里跳出来时,手里只拿着一根把手已经磨旧的三磅重的棍子,我当时的害怕程度有我在拳击场上的十倍,不过那并不是因为从四周涌来的骚乱。

我之所以恐惧是因为我看到了,好人实际上是坏蛋。

水手们沿着埃弗格林街到处砸窗户,穿着蓝制服的海员正在有组织地砸街灯,街上越来越黑,他们正好在黑暗中胡闹。为了避免竞争,士兵们和海军陆战队队员们负责推翻停在酒店前的汽车,而穿着内衣和白色喇叭裤的年轻海军战士在附近的人行道上大显神威,用棍子把人数较少的佐特服流氓打得屁滚尿流。在这场混战的旁边,我看见我的同事们一群一群地正在跟海岸巡逻警和宪兵们攀谈。

我站在那里,全身麻木了,不知道过了多久,也不知道该做什么。最后,我顺着瓦巴什街往第一街望去,看到了一些小房子和树,那里没有墨西哥流氓、警察和嗜血的美国兵。我全速向那里冲去,根本不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要不是尖锐的笑声从前边的门廊传来,使我赶紧停了下来,我会一直跑下去,直到精疲力尽倒在地上。

我循着声音走去。一个尖锐的声音喊了起来:“你是第二个逃离这场骚乱的年轻警察。我不怪你。不知道该把谁铐起来,对吗?”



我站在门廊里,看着那个老人。他说:“广播里说出租车正在开往好莱坞的劳军联合组织,然后把水手们载到这里来。KFI 电台把它叫做海军袭击,每半点钟时就有一批新的水兵到达。我看到沿街有一些水兵。你说这是不是你们所说的两栖进攻?”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不过我要回去了。”

“你知道，你并不是惟一逃跑的人。不会马上有人跑到这儿来的。”

老人从那时开始，看起来像是我父亲，但更精明一些。

“那边有些墨西哥流氓，他们需要恢复秩序。”

“你想那么简单吗，小伙子？”

“我会使它变得那么简单的。”

老人愉快地咯咯笑起来。我离开门廊走回去执行公务，警棍拍着大腿。街灯现在全部灭了，几乎不可能把穿佐特服的流氓和美国大兵区分开来。我想这正好使我能轻松地摆脱两难困境，准备开始猛冲。接着我听见有人在我后面喊“布基”。我知道那个逃兵是谁了。

我转身往回跑。李站在那里，“索斯兰德不错，但不是能寄予巨大希望的人。”他面对着三个穿蓝制服的水兵和一个穿着满是褶子的佐特服的墨西哥流氓。他把他们堵在一座破旧平房的中
间过道里，用警棍把他们隔开。那几个水兵挥舞着木棍朝他猛击，李踮着脚，前后左右快速移动，让他们都扑了空。那个墨西哥流氓抚弄着挂在脖子上的宗教纪念章，显得困惑不解。

“布基，3号法律！”

我冲进去，用警棍乱刺，打在闪闪发亮的铜纽扣和军功章上。我的胳膊和肩膀上遭了棍击，但我使劲往前冲，不让水兵们有喘息之机。那就像同一只章鱼缠斗，没有裁判，也没有每隔三分
钟的休战铃声。凭着本能，我扔下警棍，低下头，开始用身体进行撞击。撞在他们柔软的遮着华达呢的中腹上。接着我听到喊声：“布基，退开！”

我退出来，李上来，警棍高高地举在头顶上。那几个水兵大吃一惊，目瞪口呆。警棍落下来：一次、二次、三次，清楚地落在肩膀上。那三个水兵倒在地上，成了一堆破烂的蓝制服。

李说：“去特里波利大厅，浑蛋。”接着转向那个墨西哥人：“嗨，桑托斯。”

我摇摇头，伸了一下懒腰。我的胳膊和后背发痛，右膝盖直发颤。李把穿佐特服的那家伙扣起来，我想起来要说的只是，“这是怎么回事？”

李笑了笑。“原谅我态度不好。布基警官，我可以向你介绍桑托斯吗？他可是全国通缉令缉拿的对象，犯了乙级重罪，过失杀人致死。他在埃尔瓦拉多大街6号从一个女人的手提包里抢了一个钱包，那女人心脏病发作昏倒，死了。而他扔下钱包，没命地跑了。他在钱包上留下了肥大的湿乎乎的指印，目击者也看见了他。”李用手肘顶一下那个人，“会讲英语吗，桑托斯？”

桑托斯摇摇头。李悲哀地摇摇头说：“他死定了。墨西哥佬犯了乙级过失杀人罪，只好去毒气室过过瘾了。再过六个星期他就得和这个世界说再见了。”

我们听见从埃弗格林和瓦巴什街方向传来枪声。我踮起脚尖，看见从一排刚被打破的窗子里窜出火焰。火焰碰到电车电缆和电话线，爆发出蓝色的火花。我低头看着那几个水兵，其中一个向我伸出中指。我说，“我希望那些家伙没有记下你的徽号。”

“要是他们记下我的徽号，我就在人行道操他们。”

我指着一丛烧成了一团团火球的棕榈树，“今天晚上我们无论如何没法把他登记入册了。你跑到这里来是为了逮捕他们？你认为——”

李向我击出一记开玩笑的刺拳，在我的警徽前一点点停住，让我停止说话。“我跑到这里来是因为我知道，我可以他妈的做些事情来恢复秩序，要是我只是站在旁边，可能已经被





人杀死了。听起来是不是很熟悉？”

我笑了，“没错。接着你——”

“接着我看见了这几个混蛋正在追赶这个家伙，他看起来
很可疑，像是 411—43 号通缉令通缉的重罪犯。他们把我堵
在这里。我看见你走回来，好像存心要去受伤，所以我想我得
让你找一个受伤的理由。是不是有理由？”

“你成功了。”

两个水兵已经设法站了起来，正在帮第三个人站起来。
当那三个人并肩向人行道走去时，桑托斯抬起右脚，给了那三
个屁股中最大的一个狠狠一脚。被踢的那胖水兵转过身对着
进攻者，我向前走去。东洛杉矶一战吃了败仗，那三个家伙蹒
跚着往外向街上，向枪声和燃烧的棕榈树走去。李弄乱了桑
托斯的头发。“你这浑蛋放聪明点，你是死定了。来吧，布基，
我们去找个地方坐一会儿，别理这事儿。”

走过几个街区，我们发现了一栋房子，走廊上放了一大堆
报纸，我们破门而入。厨房的柜子里有小半瓶卡帝沙克酒。
李把桑托斯手腕上的铐子打开，铐到他的脚踝上，让他可以喝
酒。当我做好火腿三明治和高杯酒，那墨西哥流氓已经喝掉
了半壶酒，正在胡言乱语，发出墨西哥式的像火车汽笛般的叫
声。一小时后，那瓶酒喝光了，托马斯烂醉如泥。我把他放到
沙发上，把一床被子扔到他身上。李说：“他是我 1943 年逮住
的第九个重罪犯，六个星期之内他就要去吸毒气了，三年之内
我会去东北或中心通缉局工作。”

他的那种肯定语气让我生气，心里恨恨的。“不会的。你
太年轻了，你还没有当上中士，你同一个女人同居，你不再去
抓吸毒犯时就失去了你的那些高层警官伙伴，况且你还没有

做便衣轮值。你——”

李咧着嘴笑，我停住了，走到起居室的窗子前，往外望去。

“密歇根街和苏托街上起了火。好极了。”

“好极了？”

“对，好极了。你知道我许多事情，布基。”

“大家都在谈论你。”

“他们也在谈论你。”

“他们说些什么了？”

“他们说你老爸是一个纳粹分子。为了进警察局，你向联邦调查局告发了你最好的朋友。你伪造档案说打败了许多次重量级拳击手。”

这些话悬在空中，就像对我的三重指控。“就这些？”

李转过身来面对着我：“不。他们说你从来不追娘们。他们还说你认为你可以打败我。”

我接受了他的挑战：“所有这些都是真的。”

“真的？你听到的关于我的事也是真的。除了一件事，我已经是中士了。我8月份就要转到高地公园缉捕队去，那里有一个犹太小子是副地方检察官，他见了拳击手就尿裤子。他答应我，再弄到一个缉捕队的位子就给我。”

“佩服。”

“真的？你想不想再听一些更精彩的事？”

“求之不得。”

“开始那20个被我击倒的对手都是我的经纪人精心挑选的废物。我的女朋友看见你在奥林匹克体育场比赛，他说你长得帅，要是你把牙齿修理修理，说不定你能打败我。”

当时当地我分不清他是存心找茬还是把我当朋友，不知道他是在试探我，还是在嘲弄我，或是想从我这里套些信息。我



指着桑托斯，那家伙正在烂睡中抽搐。“这墨西哥佬怎么办？”

“明天早晨我们把他带回去。”

“你把他带回去。”

“也有你一半功劳。”

“谢谢，不，没什么好谢的。”

“好吧，搭档。”

“我不是你的搭档。”

“也许某一天我们会成为搭档。”

“也许永远不会，李。也许你在缉捕队工作，给市中心的讼棍们准备报告和公文，也许我辞职走人，拿了我的退职金，去什么地方找一份轻松的工作。”

“你可以去联邦调查局。我知道你在外侨组有朋友。”

“不要跟我说那个。”

李又从窗子里望出去。“好。做一张精彩的图画明信片。‘亲爱的妈妈，真希望你在这里，看到东洛杉矶种族骚乱的热闹场面’。”

桑托斯身子乱动，口里哼哼唧唧：“伊内兹？伊内兹？在哪里？伊内兹？”李走到壁橱那儿找了一件旧羊毛大衣回来，扔到他身上。增加的温暖似乎使他安静了下来。不再哼哼唧唧了。李说：“找出那个女人。嘿，布基？”

“你说什么？”

“找出那个女人。即使喝醉了酒，老桑托斯也不能放过伊内兹。我以十赔一跟你打赌，桑托斯上毒气室去的时候，她会跟他在一起。”

“也许他会认罪以求轻判，15年监禁至终身监禁，20年内可以出狱。”

“不，他死定了。找出那个女人（法语），布基，记住这句



话。”

我在房里四处走,想找个地方睡觉,最后在楼下找到了一间卧室,里面有一张高低不平的床,太短了,我的腿没法伸直。我躺下来,听着远处的警笛声和枪声。慢慢地我睡着了,梦见自己在女人之中。

第二天早晨,骚动平息了,天空中飘着烟尘,街上乱七八糟,尽是打破的酒瓶,扔掉的木棍和棒球拍。李打电话给霍伦贝克警察局,要求派警车来,把他1943年逮住的第9号重罪犯送到司法大厅监狱去。巡警把他从我们手里带走时,桑托斯哭了起来。我跟李在人行道上握了握手后,各走各的路回市中心去,他去地方检察官办公室,写他的怎么抓住了抢钱包的罪犯报告。我回中心分局去,开始又一天的值勤。

洛杉矶市议会把穿佐特服定为非法,我和李之间又回复到了点名时礼貌的寒暄。那天晚上在那座空房子里他用那种令人恶心的肯定语气说的每一件事,后来都一一成为现实。

8月初李提升为中士,转到了高地公园缉捕队,一个星期之后,桑托斯进了毒气室。三年过去了,我还继续在中心分局驾着警车巡逻。后来,一天早上,我瞧着调动和升迁公告栏,看见最顶上一行写着:李中士,从高地公园缉捕队调至中心缉捕队,1946年9月15日生效。



当然,我们成为了拍档。现在回头看,我知道他并没有什么预知事物的天才,他只不过努力工作以保住自己的前途,而我则懵懵懂懂地滑向我自己的命运。他用平板的声音说的“找出那个女人”至今还萦绕在我脑子里。因为我们之间的搭档关系彻头彻尾是一个大错误,只是一条通向大丽菊的道路。最后,她将完全占有和支配我们。

第一章 火 与 冰

1

通向搭档关系的路在开始的时候我并没有意识到。李和布基之间的拳击战是我们成为搭档的契机。

我正快要结束漫长的一天值勤，整天呆在邦克山的超速检测所里，狩猎着交通违规者。8个小时我的眼睛都盯着比乌德利街2号的交叉路口，我的罚单簿已经填满了，脑子也麻木了。我走过中心局集合厅，一群警察正在等着警察局长宣读违纪记录，我差点没有听见沃格尔说的话：“他们好几年没有上台比赛，而且霍拉尔宣布吸毒为非法，所以我认为不是那回事。我老爸跟那犹太小子很熟，他说，如果乔·刘易斯是白人，他会同他比一比。”

汤姆用手肘碰碰我：“他们正在谈论你，布基。”

我抬头望过去，看见沃格尔站在几码外，正在和另外一个警察谈话。“告诉我，汤姆。”

汤姆微笑着说：“你知道李吗？”

“教皇知道耶稣吗？”

“哈！他在中心缉捕队工作。”